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人生有缘



RENSHENGYOUYUAN 蒋元明/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老兵大家丛书

蒋元明

人生有缘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人生有缘 / 蒋元明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20-8

I. 人… II. 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461 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那时很年轻 谢 冕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绿魂 柳 萌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第二辑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375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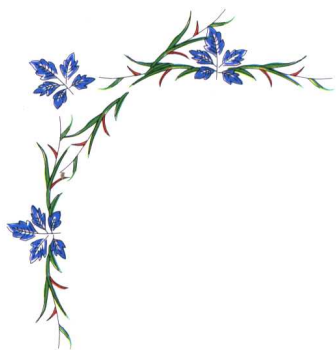
定价: 30.00 元

投筆從軍是男兒
退却戎裝仍書生

元明



甲申年九月





蒋元明，与共和国同年，生于山城重庆，初中高中均在家乡就读。1969年2月从军青海，在第二野战医院当过炊事员、打字员，做过保密工作。1971年9月初调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宣传处，后任宣传干事。1975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人民日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至今，主要是办副刊。现任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在大学期间，写过也发表过短篇小说。当编辑记者之余，主要从事杂文、随笔、散文、小品等写作；在报刊上开过“股市茶座”、“老话说”、“一味斋”、“环球漫笔”等专栏；1983年以来，先后出版了《嫩姜集》、《人生小品》、《黎明风景》、《怪味品书》等十几部著作。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北京杂文学会副秘书长；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东方网时评专栏评论员。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他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2



自序 ZIXU



永不消逝的军号声

有人说过，没有当过兵，那是人生的一大遗憾。我以为此说不谬。经历是一种财富，何况是一种特殊的当兵经历呢。

我的老家附近就是一所军校，创于建国之初，开始叫“速成中学”，让战争年代过来的军官迅速提高文化；后来改为“通信兵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师级单位。我们小时候上街、上学都要穿过部队营区，星期天打猪草、拣柴也常常到营区里转，晚上部队大操场放电影，那更是必到。学校一个叫张部长的，听说经过长征，我多次遇见他，很是崇拜。我是看着军人出操、演习，打靶、投弹，听着军号声长大的，所以从小就想当一名真正的军人。何况我的三叔、五叔都是军官，他们扛着肩章回家探亲，风光无限，更是一种激励。

1969年，正当几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潮时，我从学校回乡报名参军了。当时的兴奋可用喜出望外来形容。一来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二来不用再教育了——我在农村快20年，对我，再教育完全是一种重复，浪费青春。所以到了部队，干什么并不很在意，只要在那样一种军号声中生活就是一种满足。我在青海当了八九个月的炊事兵和近两年的打字员；其间，放过广播，下过科室蹲点，学过打针，参加过野营拉练，还当过小孩“司令”，参加过英雄事迹报告团，走过千山万水……

我的青春，我的激情，我的汗水，都曾洒在了青海这片土地上。那时，我眼睛里主要是阳光，特别是春光，耳朵里是军号，有追求，有向往，还有梦。我热爱这片土地，是她改变了我的生命，给了我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一个战士的意志和品格。经历过冰天雪



地，放过枪，投过弹，手持过煤铲，打字室白天黑夜地敲击，还与死神擦肩而过，什么苦啊，累啊，困难挫折啊都不算什么了，有了这些经历，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不管干什么，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打击，我都没有退缩，没有当逃兵，而是勇敢面对！

1971年9月初，我离开青海到北京，正赶上“九·一三”事件。林彪爆炸了，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我成熟多了。半年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上大学，也是我的一个梦，“文化大革命”让我的梦破灭了，部队又让我圆了这个梦，我好珍惜。几年的学习，我没有白费时光，动力之一，就是在什么地方都不能落伍，都得像个兵！好像部队同志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得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在学校，我担任部队学员的生活委员，负责每月按时从天津警备区领取工资、津贴、粮票，及时发放到每个人手里；每年春秋两季换装，我又跑来跑去，让每一个干部战士按时领到军装；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我担任连队司务长，率领炊事班拉着四五辆车的煤和锅瓢碗勺，奔驰在曾经是吕正操将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冀东平原上……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到报社一个多月了，我仍然穿着军装上下班；在别人的再三提醒下，我才恋恋不舍地摘下领章帽徽，结束了7年的军人生涯。当时就是心不甘，又无奈。我虽然没有当将军的野心，但指挥一个连、一个团还是有信心的；用笔去书写军营春秋、战士情怀也是我的心愿。可我从此没有这个机会了，心里仿佛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前高喊“永别了”一样悲壮！

多少年来，我忘不了青海，忘不了当兵的岁月。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军号声；不管见到哪一个穿军装的，都想上去说一声：我也当过兵……

军号，我永远的歌声！

2004年6月19日

蒋元明

目 录 MULU

第一辑 回望山城

在外婆家.....	3
母亲的背篓.....	7
父亲坐茶馆.....	11
“发毛”之师.....	15
久久的歉意.....	19
俄语老师.....	23
一个“现行反革命”.....	26
“小人书”的故事.....	27

第二辑 从军青海

开赴青海.....	33
新兵训练.....	35
女兵帮厨.....	38
伙房大战.....	40
夜学自行车.....	42
小兵“司令”.....	44
英雄事迹报告团片断.....	47
干了女孩的工作.....	52
广播室的灯光.....	54
小丫为师.....	56
当过一回伤兵.....	57
红旗渠，心中的碑.....	58



人生有缘	60
------------	----

第三辑 走过欧洲

我看北约总部	65
拿破仑有多高	67
“密室”少女的爱情	69
小尿童能尿多远	71
离上帝不远的地方	73
圣心教堂的幽灵	75
凡尔赛宫的轶事	77
属狗的皮尔·卡丹	79
香魂不散的黛安娜	81
蒙特卡罗的老妇人	83
忧郁的朱丽叶	85
世界第一美男子	87
站着的恺撒大帝	89
斜塔不倒之谜	91
古斗兽场的悲壮	93
永恒的罗马废墟	95
圣母胸前的签名	97
今天谁在整治欧洲	99
在欧洲看欧洲杯	101
OK, 开水辣椒酱	104
日记摘抄	106
越南散记	115

第四辑 我看青山

烟雨楼前一条船	125
迷人的野象谷	127



呼伦贝尔生命之曲	130
柴河天池	132
半部史诗话旅顺	134
走近世界的武夷山	139
红色之旅	142
没有大坝的怒江大峡谷	144
西部，有家的感觉吗	151
爱在校园里	153
四个女人的婚事	155

第五辑 门外闲话

《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编者语	159
子夜星河	160
登高长啸有诗魂	161
心灵的袒露	163
想起了《创业史》	165
出书走向大众化	167
我与《怪味品书》	169
杂文应当多一些幽默	171
诗海泛舟	176
给你灵气的摇篮	180
握住知识老人的手	185
西湖，深处更美的西湖	190
少学点“打鱼”的本领	194
时间观念的变迁	200
人脑和电脑	208

第六辑 坐井观风

船上得天下	217
-------------	-----



非典，不只是可恶·····	219
明星“假唱”与干部“假说”·····	222
“儒官”太少·····	224
好人艾思奇·····	226
王剪的“小气”·····	228
钱不好挣·····	230
人口与贫富·····	233
看“晚报”的烦恼·····	235
是“误炸”还是误算·····	236
过年情结·····	237
八百新词又一年·····	238
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喜与忧·····	240
水，不仅仅是调价问题·····	242
车市销量下滑说明什么·····	244
许文龙到底什么种·····	246
F1的“花瓶”累赘·····	248
摇头丸摇来了什么·····	250
私拆孩子信件有了“说法”·····	252
人造美女能走好运吗·····	254
大学生学修车引起的思考·····	256
质疑“饿肚皮”表演·····	258
车轮子上的腐败·····	260
外国孩子会报警·····	262
以粮“治”天下·····	264
后记·····	267

人生有
缘

第一辑 回望山城



在外婆家

山城重庆，是长江、嘉陵江交汇孕育的儿子。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逶迤百里公路，就到了北碚。

北碚临江靠山，风景秀丽，有著名的晋云山、北温泉。抗战时，文化名人云集，郭沫若、老舍、林语堂等都在这里住过。大教育家陶行之还在这里办过学。战死疆场的抗日名将张自忠也长眠在这里的梅花山。

从北碚往西去，是一条50里长的大川，川中有一条公路，西到青木关，中间是歇马场——这就是我常常想念的故乡了。

父亲两三岁死了娘，十几岁就外出当学徒，辗转进了重庆城。母亲过门后一人住在乡下，守着三四亩薄田，里里外外，拖儿带女，很是辛苦；一生孩子，多亏有外婆，带着大包小包来了，伺候月子，直到母亲能单独料理她才回去。孩子周岁断奶的时候，母亲就带着去外婆家；临走时，如同生离死别一般。外婆抱紧孩子，催母亲快走。孩子拼命挣扎，撕心裂肺地大啼，惊动满院子的人。母亲几步一回头，直到翻过山坡看不见了。

母亲走了，外婆就成了娘。我的姐姐哥哥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我在外婆家住的时间最长，直到7岁上学。

歇马场是一个镇。我的老家在镇的东北方向三四里处；而由镇向西去青木关的半道上，往北拐，走四五里的小路，爬上一道小山岗，岗上有座庙，庙旁边有株大黄角树，吊着一口千斤大钟；钟声一响，方圆几十里都能听到。山冈的北坡下面，就是外婆家。

院子坐南朝北，对面是山坡，山坡上去就是大山；左边是层层梯田，右边是一顺的水田延伸出去，背后是一片竹林。院子不大，六户人家，五家同宗都姓王。那山坡、小路、小河沟，还有高高的防土匪的“碉楼”；房后的茂竹，对面的柏树，田里的白鹤，沟里的鱼蟹——这就是我童年的世界了。

外公身材高大，哥儿四个，排行老大，是八村十里有名的庄稼能手，有长者风；母亲是长女，外婆跟着舅舅们叫她“姐姐”，院子内外的老辈同辈也这么叫。所以，我走到哪家都有一种亲切感。

外婆瘦小，可一天到晚总是忙碌。鸡叫了，起床做饭，扫地擦桌子；早饭后，洗过碗，煮猪食，然后大桶小桶地提去喂猪。猪圈有两处，一处靠灶房，一处要过院坝到院东边的牛圈屋。一个小脚老太太，提着一大桶猪食，一步一挪的镜头我永远也忘不了。接着是下





地砍菜拔葱，准备午饭，切猪草。午饭后就打草帽，也叫编草帽，那是可以卖钱的，用来称盐打油，买布做衣。夏天中午，外婆经常一边打草帽，一边打瞌睡，半背都是汗水。下午仍然是喂猪做饭，晚饭后常常还要推磨，磨麦子、玉米——一切收拾完了，外婆端灯到床边时，我早已睡着了。

刚断奶的时候，外婆得把我背在背上才能去干活；等大一点，我就跟在她后边当“小尾巴”；再大一点就和院子里的小孩玩，可惜就两三个女娃儿，一碰就哭，没劲儿；再后来就跟对面坡上的男娃儿淘了，摸鱼捉蟹，骑牛背，爬柏树，冲锋打仗，满山坡地疯。那是最快活的时光。

男娃儿在一起，三天香两天臭，刚才还好得搂肩拍背，恨不得穿一条裤子，转眼就变成了好斗的小公牛，“老子龟儿”没两句就要动手过招。不过一般都是点到为止。因为我的伙伴们个个都是我的舅舅辈儿，而我到底也是客人；再说，被大人知道了，都得挨骂。自然，我也有神气的时候，我家到底离歇马街近，还有军校，回去一趟就能知道不少新闻故事，多少见过世面，再添油加醋一番，什么孙悟空猪八戒，武松鲁智深，还有手枪冲锋枪，孤胆英雄刘子林，哇，山里孩子哪听说过这些，一个个很是佩服。

当然，我也曾受过奇耻大辱。有一天，我从外边被叫回来，见堂屋里坐着对面山坡上的四外公家的人。原来是来讨“债”的。据他们说，他们家女人坐月子，结果没奶水，追查原因，是我前几天去过他家，把奶给“带”走了，所以要来割掉我衣服上的一个扣子，把奶“带”回去。我一听就炸了，没有的事，这不是欺负人吗？坚决不答应！外婆把我拉到一边，先是一阵哄，然后说，人家小奶娃儿几天没吃奶了，再过两天就会饿死的，就是猫啊狗啊，还不得可怜可怜啦。我晓得外婆心最软，见了讨饭的老头老太准给端出去一大碗饭……何况一个可怜的小奶娃儿，唉，割就割吧……

春天的山里到处是花，满山坡的桐树开白花。“冻桐花”，倒春寒，可孩子们哪管这些，早冲上山坡打闹了。憋了一个冬天，站在山冈上先大喊几声，一个个雄起。几场春雨过后，就该栽秧了。伙伴们把坡地边的水沟一拦，就成了一块“田”，然后去偷几个秧头，撅着屁股就栽秧了。栽好以后每天都去看，开始还好，长势不错，可几天不下雨，水一干，秧苗全蔫了。

夏天最好玩。一夜大雨，天不亮就听见对面轰隆隆地巨响，开门一看，呀，涨水啦！河沟滚着一条水龙，上蹿下跳。大水冲垮了田埂，水把田连成了一片。什么鱼呀蟹呀，乱蹦乱爬；还有黄鳝，平时狡猾得很，躲在田埂洞里，怎么捅也不出来，这回老窝没了，被大水冲晕了，一点机灵劲儿也没有，逮着了放进灶膛火堆里一烧，那才叫香！

烈日当头，院坝上正晒谷子。从远处传来雷声，越来越近，突然一声炸响，地动山摇；